

紅袖添香室藏書

題



清
辰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付印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

紅袖添香室叢書

平裝五册法幣八元

版權所有



不准翻印

編選者

高劍華

校勘者

許嘯天

出版者

沈繼先

發行者

羣學社

總發行所
上海
四馬路
羣學社

紅袖添香室叢書第六集目錄

詞

古豔樂府

揚淮

豔體聯珠

葉小鸞

六憶詞

易順鼎

春閨雜詠

許電地

百花彈詞

錢濤

百花扇序

趙杏樓

盤珠詞

莊遐佩

彩雲曲

樊雲門

十眉謠

徐士俊

十美詞紀

鄒驅

閨中十二曲

失名

紅袖添香室叢書

瑤臺片玉

施紹莘

紅袖添香室叢書

詞

古豔樂府

吳江楊 淮嶺蘭著

鳳簫引

秦穆公有女名弄玉，美而豔，好吹簫。時秦人有簫史者，亦善吹簫。穆公遂以玉妻之，因教玉吹簫作鳳鳴，乃作鳳凰台以居之。一夕，互爲吹簫，雙鳳忽集，二人遂乘之仙去。

洞簫一聲皓月圓，秦樓縹緲起雲煙；弱水清淺落雙影，蓬萊突兀登其巔。亦美人，亦貴主，亦神仙！他日祖龍遍求海上之三山，何不攜簫跨鳳，偕簫史以飛還？

白紵歌

西施生于越之苧蘿村，姓施氏，家居村之西，名因稱焉。有國色，越方圖沼吳之計，遂居之爲

奇貨飾以羅縠，教以歌舞，令范蠡進于吳，夫差果大悅，乃釋越。于是建姑蘇之台，創館娃之宮，步響屨廊，權錦帆溼，歌舞吳宮，追歡日夜，以底于亡。吳亡後，西施隨范蠡泛五湖而去。或曰：沉之江以謝鴟夷，未詳孰是。

苧蘿村裏柳絮飛，越家女兒製羅衣；怪底西家有之子，亂頭粗服浣紗溪。亂頭粗服天姿絕，何物老嫗生國色！向人含顰默無言，背人揮淚嬌難匿；一朝應詔入吳宮，珠衫汗濕怯曉風。歌舞追歡樂未央，運籌衽席建奇功。奇功就，伯圖覆，畫漿芙蕖瘦，胥台麋鹿走，響屨廊空館娃秋，遺香殘月昏黃候！

採桑行

邯鄲秦氏女羅敷，嫁邑人王仁。仁爲趙王家令，敷出採桑于陌上，趙王登台，見而悅之，欲奪焉；敷善彈箏，作陌上桑之歌，以明其志，趙王乃止。

採桑復採桑，採桑陌上陽；有美人兮執懿筐，綠葉叢中映明光。桑葉嫩，桑條直，使君貴人甯不識？妾自採桑蠶有食，蠶能吐絲妾能織。使君一何愚？豈曰桑中禮可踰？獨不念使君有婦，妾有夫，何況夫婿本風流，人言儘可配羅敷！

垓下歌

項王籍有美人名虞，常從幸。及軍敗垓下，漢兵圍之數重，夜聞四面皆楚歌聲，乃悲歌慷慨；虞亦從而和之。項王泣數行下，謂虞曰：「善事漢王。」虞曰：「妾聞忠臣不二君，貞婦不二夫，請爲君死！」

王拔劍背而授之，姬遂自刎死。葬處生草能舞，人呼之爲虞美人草。

暗啞叱咤萬夫辟，垓下天亡拔山力；八千子弟起江東，沛上亭長烏足敵？惜哉氣盡楚歌聲，慷慨虞兮一劍橫！賤妾請先君前死，羞學劉家之婦甘偷生。嗚呼香消玉碎鐵骨錚，重瞳目中自有睛，美人真不枉鍾情！灑將碧血化舞草，楚宮漢殿墓木繞，虞兮虞兮千秋表！

金屋貯

漢武幼時，長公主抱置膝上，問曰：兒欲得婦否？答曰：欲得。乃指左右長御百餘人，皆曰：不用。復指其女阿嬌問：好否？答曰：好。若得阿嬌，當以金屋貯之。主大悅，乃苦要上，遂成婚焉。

尤物早移人，藍田田有種；爲問儲君歡，好色亦天縱。兒家欲得婦，阿嬌可好否？椒房桂殿常相守，瑤台璇室供箕帚。莫使長門歎白首，一言訂，紅絲定，金屋貯，玉人稱。

懷夢草

漢武帝所幸李夫人病劇，帝臨視，夫人蒙被謝；帝必欲見之，夫人轉側向內，不言。既死，帝追悼不已，使齊人李少翁爲追魂之術。一曰：鍾山有香草，東方朔採獻，帝懷之，卽夢李夫人，因名懷夢草。

六宮誰第一？天子負情癡。耽花豈獨癖？爲看不多時。臥而思，影何翩翩而垂垂？立而望，步何珊珊而遲遲？真耶幻，是耶非？瑟瑟兮帷風吹，盼彼美兮魂歸，細認還疑不是伊！

當壚曲

司馬相如家省遊臨邛，邛富人卓王孫聞爲令貴客，招之飲酒酣，請相如鼓琴，卓女文君寡而好音，竊聽之，相如聞其美，以琴心挑之，文君悅而犇焉，相與馳歸。家徒四壁，無以爲業，乃賣其車騎，酤酒於臨邛之肆。文君親爲當壚，相如著犢鼻褌與傭保雜作滌器于市中，氣豪甚。君挑琴，妾知音，君提壺，妾當壚，君脫鶻鶻勸妾醉，妾量芙蓉報君媚。夫作酒家傭，妾作酒家婦，噫嘻呼嗟乎丈夫，何不高車駟馬臨邛都，而乃著褌滌器仰鼻息于臨邛之酒徒呼嗟乎！

出塞曲

昭君齊國王穠女，獻于元帝。時宮人旣多，帝不能別房帷，乃令畫工圖之，披圖召幸。于是宮人爭賂畫工，昭君自恃其貌，志不苟求工，工遂毀其狀。會單于入朝，求美人爲閼氏，帝敕以宮女賜焉。昭君抑鬱，自請掖庭令求行，單于臨辭，帝召女示之。昭君豐容靚飾，光射漢宮，顧影徘徊，竦動左右；帝悔欲留之，重失信于異域，遂與匈奴。昭君卽戎服乘馬，提一琵琶，出塞而去。

颯颯寒風和鬢髮，紫臺青塚吞聲泣；廟堂戰勝仗蛾眉，詎曰佳人傾城國？肉食者鄙謀帷幄，畫工之賤操黜陟；長抱琵琶鎖玉門，嗚呼佳人難再得！黃沙擗地翼天飛，不改塚草青青色；嗚呼佳人難再得，徒殺畫工亦何益！

紈扇歌

班婕妤少負才名，成帝選爲婕妤，有寵，上嘗遊後庭，欲與同輦；婕妤辭，上賢之。及飛燕姊妹用事，譖其咒詛，考問之，對曰：「修正尙未蒙福，爲邪欲以何望？」使鬼神有知，必不受不臣之愬。如其無知，雖愬何益？上直其對，置不問。婕妤恐久見危，乃求養太后于長信宮，作紈扇歌以自傷其遇。扇擎于前，月圓于天，今夕何夕，與子流連！一解扇藏于篋，月圓復缺，樂不可再，悲曷其極！二解光映碧空，皎潔誰同？長信月冷，其奈秋風！三解嗟嗟紈素，合歡見妬，避熱趨涼，毋逢薄怒。四解

赤鳳來

趙宜主身輕腰細，若人手執花枝，顫顫然；因善蹠步行，號爲飛燕，流寓長安，日習歌舞。後藉陽阿主力得入幸，拜爲皇后，寵冠六宮，肉肌盈實，其初承恩時語也。帝嘗與后共泛太液池，令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，中流風起，后揚袖曰：「仙乎！仙乎！去故而就新，甯忘懷乎！」帝曰：「無方爲我持后裾，無方捨笙持后履，久之風霽。」后泣曰：「帝恩我，使我仙去不得！」泣數行下。帝愈愛焉。又嘗通于宮奴燕赤鳳，宮中爲作赤鳳來曲。

火德衰，赤鳳來！肉肌盈實齒痕在，仙乎飛去甯忘懷？豐有餘，柔無骨，六宮環視都無色！浴蘭室，避風台，燕啄皇孫最可哀！

姊妹我

合德宜主妹，宜主既貴，樊嬪爲言于帝，帝遣舍人呂延福以百寶鳳毛步輦迎合德。合德謝

曰：非貴人姊召不敢行，願斬首以報！延福還奏，嬪爲帝取后五采組文以召合德，遂因后以進。帝大悅，號爲溫柔鄉。謂嬪曰：我老是鄉矣！時嬪香博士淖方成在帝後，唾曰：此禍水也，滅火必矣！後封昭儀。昭儀見后，好爲兒拜，又嘗與后爭通燕赤鳳。后怒，以杯抵昭儀曰：鼠子敢嚙人乎？昭儀曰：穿其衣，見其私足矣；安在嚙人乎？嬪扶昭儀爲拜后，昭儀拜且泣曰：姊甯忘長夜苦寒，使合德擁姊背耶？今忍自相搏耶？后亦泣而罷。帝聞其事，畏后不敢問，以問昭儀。昭儀曰：姊妬我耳。以漢家火德，故以帝爲赤鳳，事隱。後以媚藥進，帝崩，太后使理其事，遂嘔血而死焉。

鸞語驚聞下九重，鳳輦百寶宮車從；不夜珠照玉人兩，金霞帳擁雙芙蓉。五采組文姐召妹，姊作貴人妹兒拜；丈夫富貴易驕人，何況區區女子輩？願相憐，毋相傾，姊妹本是同根生，穿衣見私何必爭？石華廣袖留姊吐，點點滴滴成花朵，可畏人言水滅火，非妹不知姊死所，奈何姊妬我！

十八拍

蔡文姬，名炎中郎女也。幼慧，工文詞，中郎絕愛之。漢末遭亂，爲匈奴左賢王掠去，陷其中數年，生二子，常鬱鬱不得志。作胡笳十八拍，淒怨哀咽，聞者流涕。後曹操念中郎舊誼，遣金贖歸，以嫁董祀。胡笳十八拍，遂流傳中國焉。

寂寂江山如故，渺渺家園何處？夢魂仍逐寒雲飛，依稀尙記來時路！死爲漢鬼生胡婦，縱有離愁誰訴？何如紅淚滴黃沙，灑作秋風秋雨！

江東秀

漢末，喬公有二女，皆國色，流寓江東。孫氏兵起，伯符納大喬，以小喬妻周瑜。未幾，伯符卒，瑜佐其弟權，破曹軍於赤壁，後瑜亦早夭。

東吳萃俊物，妙選得孫郎；辛苦參帷幄，戎服助紅妝。江以南，鼓鼙震；江以北，風雷迅。大兒伯符小公瑾，可憐銅雀漏春光！長江水，赤壁火，八十萬曹軍，爲猿鶴爲蟲沙爲灰燼。幸哉兵一交，伯圖定，惜哉鼎三分，將星殞！生瑜生亮扼英雄，錯恨佳人多薄命！

玉人兩

蜀甘后，沛人也。玉質柔肌，姿態光豔；先主召入，致白紗帳中，于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。時河南獻玉人高三尺，乃取置后側，曰：不意我玉人乃有兩也！于是嬖寵者，非惟嫉于后，亦且妬于玉人也。

懷璧者奚罪？抱璧者奚泣？品而重之，抵兼金之萬鎰，比佳人兮二而一！謂玉爲人，溫潤而身；謂人如玉，不雕不琢。何以失之吳魏得之蜀？君不見枕戈待旦兮，消壯士之髀肉；玩物喪志兮，亂英雄之心曲。彼美人兮安臥帳中兮，何不鋤而去之曰：非吾族！

凌波曲

甄后本袁熙婦，魏武破湖北，中郎將世子丕獲之；見其美，遂納焉。魏武聞之，情不懌，曰：今年

殺賊爲此奴！蓋亦有意于甄也。後文帝卽位，立爲后。陳留王子建，作感甄賦，復以其名不雅，改爲洛神賦，亦寓意甄云。

燃香其釜中泣，乘飛鳧，波中立。有心得，無心失。殺賊今年爲此奴，洛水神交夢有無？父子弟爭一偶，獨不念彼亦袁家之新婦？

墜樓哀

綠珠姓梁，自州博白縣人也。生雙羊角山下，美而豔。時石崇爲交趾採訪使，以眞珠三斛致之，珠善吹笛歌舞，崇嘗作懊儂曲，贈焉。趙王倫黨孫秀使人求之，崇不聽，秀怒，乃譖崇于倫族之兵至，崇顧珠而泣曰：我今爲爾獲罪矣！珠號慟曰：願效死于君前！遽墜樓而死。崇棄東市。時人名其樓曰綠珠樓。

生珠江，死金谷，珠沉珠碎，季倫族，值得眞珠聘三斛！黛蛾綠，顏色不隨人反覆；掌上珠，貴重不共絮飄逐；燕啄香泥，葬落紅，片片桃花鬼夜哭！

錦迴文

蘇若蘭名蕙，扶風齊道妻也。年十六，歸于竇滔。滔甚敬之。後滔納寵姬趙陽台，置之別所，蘇求而獲焉，苦加捶辱，滔甚恨之。及滔鎮襄陽，邀陽台同往，蘇往不與偕行，音問遂隔。于是悔恨自傷，織錦迴文，五采相宣，整心耀目。其錦縱橫八寸，題詩三十餘首，計八百餘言，顛倒反覆，皆成文。

章，名曰璇璣圖。一時讀者不能盡通。蘇笑謂人曰：徘徊宛轉，自成文章，非我家人，莫之能解，遂發蒼頭賫送襄陽。滔覽錦字，感其情，迎蘇至漢南，恩好如初。

良人天涯去不返，雲山翹首千重巘。迴腸百結織迴文，文成不覺玉容減！一寸絲，絲絲不斷皆愁思；一行字，字字端詳皆血淚！郎留意，顛倒縱橫須記；須記取糟糠，莫使輕相棄。新人想必勝如花，故園春色多憔悴，願郎留意新故須同視。

西陵歌

蘇小小，錢塘名妓也。有西陵歌，情致移人，膾炙人口。

郎乘青驄馬，妾乘油壁車。邂逅西陵路，迴風送落霞。郎情無厚薄，妾情無淺深；有如西湖水，松柏結同心！

步步蓮

潘妃名玉兒，齊東昏侯拜爲貴妃。嘗鑿地爲金蓮花，令妃行其上，曰：此步步生蓮花也。後梁武入建康，見妃色美，欲納之。將軍王茂諫曰：亡齊者此物也，不可留。遂殺之。

一步東昏傾，再步梁師入。三步建康失，爲蓮花爲禾黍？爲荊棘？千秋難辨踏荒色。噫吁嘻！齊庭有鬼不廟食，先見禁門相喋血；非關蓮步美人跡，試問亡梁又何物？

女從征

木蘭姓花氏，北魏人也。時發卒戍邊，木蘭憫父年老無子，代之行。在邊十二年，始得歸。同戍之人，竟莫有知其爲女子者。

軍有令，弗可違；堂有親，弗可委。健兒生女，請勿悲，爲王前驅，代父荷戈。君看女却是門楣！我聞在昔，拓拔擾宇宙，旁午軍書風雨驟。花家有女，貌如花，彎弓抽矢，停織綉。金印大如斗，奏凱慰白首。一身許國，全親兩無負。嗟彼株守戶，老死牖，生生死死不出婦人手。腐草累累骨已朽，世無奇男子，雌木蘭，誰其偶？

無愁曲

馮小憐，魏黃花從婢也。因愛衰，以五月五日進之，號爲續命。慧黠善彈琵琶，後主愛之，立爲淑妃。帝嘗與共獵晉州，告急，帝將還，淑妃請更殺一圍，帝從其言。及至晉州，城已沒矣。作地道攻之，城陷十餘步，將士乘勢欲入，帝敕且止，召淑妃共觀。妃妝點不獲時至。周人以木塞城，遂不下，又與並騎觀戰。陳稍却，妃恠曰：軍敗矣！帝與並奔，師遂潰。時號無愁天子。後齊亡，入長安，後主向周武帝乞妃，周武仍賜焉。

春宮傳試馬，烽火遍郊野。內人罷回獵，新妝領城國。山河百二棄敝屣，琵琶一曲愁亡矣！吁！金蓮生步南齊蹶，黃花留蒂北齊滅。不願長封歸命侯，願乞小憐老溫柔。家亡國破亦何憂？

赤樹謠

陳張貴妃名麗華，髮長七尺，光可鑑人；瞻視盼睐，照映左右。後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以居之。妃常于閣內靚妝憑檻，宮中望之，飄飄若神仙焉。與諸狎客共賦詩，互相贈答，採其尤豔麗者，被以新聲，名其曲曰玉樹後庭花。後隋滅，陳後主與妃共入景陽宮井，因號胭脂井。相傳後主與妃淚染所致云。

漢有陰麗華，文叔思娶妻；陳有張麗華，後主爲選妃。一終后，一作俘，胭脂井上血模糊；玉樹流光不可誣，得婦不當如是乎？嗚呼！阿廋空有好頭顱，叔寶心肝未全無！

破鏡詞

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，後主叔寶妹，封樂昌公主。陳將亡，德言知不保，謂曰：以君之才色，國亡必入權貴之家，斯永絕矣！倘情緣未斷，猶冀相見，宜有信物。乃破一鏡，各執其半。約曰：他日必以正月望日，賣于都市，可以相訪。及陳亡，其妻果爲越公楊素所得，寵嬖殊甚。德言流離至京，遂以正月望日，訪于都市。有蒼頭賣照者，大高其價，人皆笑之。德言直引至其居，言其故出半照合之，題詩以寄。陳氏得詩，涕泣不食。素知之，愴然，卽召德言還其妻，仍厚遣之，遂偕歸江南以終老焉。

七尺菱花八寶妝，美人相對生輝光。美人一去明月冷，青鸞無復孀娥影。最憐奩匣滿塵封，猶染當年點淚紅。人生不幸遭離亂，致使圓光剖作半；鏡兮鏡兮縱復完，鏡中人非昔日顏！

青目 鑑

楊素守西京日，李靖以布衣獻策，素踞胡床而見，靖責之，素改容謝焉。時妓妾羅列，內有執紅拂者，負殊色，獨目靖。靖既去，而執紅拂者臨軒問姓名，居止，靖具以對，妓誦而去。靖歸逆旅，其夜五更，急聞叩門而聲低者，靖啓視，則紫衣紗帽人杖一囊，問爲誰？曰：楊家紅拂妓也。延入，脫衣去帽，再拜，靖驚答之。叩來意，曰：妾侍楊司空久，閱人多矣，無如君者，來相就耳。靖曰：如司空何？曰：彼尸居餘氣，不足畏也！計之詳矣，幸無疑焉。問其姓名，曰：張。問其伯仲之次，曰：最長。觀其肌膚形狀，言詞氣息，眞天人也！于是偕與雄服，策馬排闥而去。

長安古今一棋局，朝暮夜趨多碌碌；重天富貴倚冰山，龍蛇不辨羣無目。尸居氣，楊司空；出羣雄，李衛公；中原鹿，共馳逐。此也雄飛，彼也雄伏，海上豪定局，猶待東南角；王者師執拂，凝眸早已卜。

長門怨

隋煬帝建迷樓，後宮無數，多不得進御。有侯夫人者，忽自縊于棟下，臂懸錦囊；左右取進，得自感詩三首，妝成詩一首，自傷詩一首，皆情至之語，不忍竟讀。帝反覆傷感，親往視其尸，猶色如桃花。乃厚葬之，選女中使賜自盡。

國色難邀寵，幽宮祇自憐！君恩誠已遍，妾命奈無緣！貌不因人妬，情能任棄捐；淚盡羞鸞鏡，血枯啼杜鵑。悲莫悲于恩波相承不及泉！

秀色餐

隋煬帝幸江都，一日，憑龍舟檻注視，見殿脚女吳絳仙，長黛柔肌，迴異羣輩，召幸焉。將拜，婕妤，又因絳仙已嫁玉工萬羣，故已之，擢爲龍舟首櫂，號曰崆峒夫人。由是殿脚女爭效爲長黛，司官吏日給螺子黛五斛，內人尙多不給，帝常吟持檄篇，賜絳仙，謂左右曰：古人云秀色可餐，若絳仙真可療肌矣！

持短掉，持短掉，三千殿脚羞花貌；描長黛，描長黛，三千殿脚摹嬌態。玉工有婦真玉人，秀可療肌色可餐。誰將十斛波斯螺，勾出廣陵新月痕？千載尙銷魂，無怪當年看煞隋家風流之至尊！

司花女

隋煬帝遊廣陵，長安貢御車女袁寶兒，年十五，纖腰憨態，寵愛特厚。適洛陽進合蒂花，云得之嵩山，塢中人不知名，采者異而貢之，帝因賜名曰迎輦花。花香濃芬馥，惹袖移日不散，嗅之令人減睡醒酒，帝即以賜寶兒，號曰司花女。

君王愛花花傍輦，美人司花花貌靚；十分春色滿隋堤，第一迎鑾一枝選。旭日臨花花態憨，宿雨潤花花半酣；司花輦補花影移，司花垂肩花魂語。十里紅樓曉風吹，風香憐護司花女！

來夢兒

煬帝荒淫，沉酣失度，每睡，須侍兒韓俊娥搖動振聳，方得美睡，因呼俊娥爲來夢兒。